

## 运城珍宝馆

## 鸟形铜车饰：穿越时空的飞鸟



□记者 王捷

如今，海陆空各种交通工具都早已成为人们出行的重要伙伴。街头巷尾，各类川流不息的汽车，无论是卓越的性能，还是时尚的外观，也都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一些独特设计，比如个性车贴、轮毂装饰等，成了一道独特风景。而在古代，人们同样十分看重对交通工具的装饰。盐湖区博物馆珍藏的战国时期鸟形铜车饰便是有力的印证，不仅展现了当时精湛的青铜铸造工艺，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在古代，车和马是陆地上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无论是在劳动生产还是战争中，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经常成为衡量某一时期社会发展、国势强弱的重要标准。西周时期，车马制度初现端倪，马车成为身份地位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出行常乘坐马车，并且喜欢用精巧

的车马器，也就是主要用于加固、装饰和驾驭马车的青铜配件来修饰马车。当时的车马器种类繁多，制作精致，包括鑿刻精细纹饰的鎏金、错金银青铜和铁质车马器等，彰显了贵族出行的威仪。考古学家在商、周、战国等贵族墓中发现大量车马器及整套车马和车马饰品作为随葬品，可见当时人与车马关系的紧密程度。

《周礼·考工记》记载：“故一器而工聚焉，车为多。”在各类手工业中，车类需要聚集的工匠人数最多，也就是说，制造一辆车需要多个工种、多道工序。车的基本结构由舆、辀、衡、轴、轮等组成。古代工匠对车的设计原理，充分展示了古人的聪明才智，对现代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这件鸟形铜车饰为车马插件，通常安装在战车或马车的车辕、车轴、车舆等部位，是1987年从盐湖区南相村出土的，通长12.5厘米、宽4.7厘米。其以鸟为造型，形态生动、线条流畅，尤其眼睛、喙部等细节刻画得栩栩如生。鸟儿前视远方，仿佛已做好准备随时展翅高飞，引领着车马“飞奔”向前，又仿佛随时待命，守护着车马的主人。鸟儿整体姿态轻盈但不失动感，展现了战国时期工匠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艺，也体现了当时独特的审美观念。

## 文物名片

**主角:**鸟形铜车饰  
**出生时间:**战国  
**尺寸:**通长12.5厘米、宽4.7厘米  
**藏宝地:**盐湖区博物馆

鸟类在古代文化中常被视为祥瑞之物，象征着吉祥、美好、自由、力量和速度。人们巧妙地将鸟形饰物安装在马车上，寄托了希望马车如飞鸟一般迅速敏捷、一路平安顺遂的美好祈愿。这也体现了人们对大自然敏锐的洞察力，用艺术生动地反映自然。

鸟形铜车饰既有装饰车马的作用，让车马更加精致，彰显了贵族们的品位与地位；同时也可以助力马车行进，只不过目前还尚无准确定论。但这也让鸟形铜车饰增添了一些神秘色彩，吸引着人们不断探索研究。

漫长岁月里，这件鸟形铜车饰上的鸟儿，依旧保持着固有姿态，仿佛凝固了时光，承载着战国时期这段神秘的历史，静静诉说着尘封已久的往事，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它将鸟的形象巧妙融入车饰之中，艺术性与实用性兼具，是战国时期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生动体现。



□记者 薛丽娟

在盐湖区博物馆内，有一对石雕狮子，它们小巧精致，与传统的庞大石狮子形成鲜明对比。这对石雕狮子来自清代，由群众捐送，通高仅24厘米，却工艺精湛，栩栩如生。两尊狮子蹲坐于底座之上，双目圆睁，透着十足的威严，仿佛警惕地听着周围的动静；嘴巴大张，似要发出低沉的怒吼，霸气尽显。颈部悬挂的铃铛，让整体造型多了一丝灵动。雄狮右爪踩着球，球在古代象征着权力、统一与包容，寓意掌控四方、守护领地；雌狮则左爪轻抚幼狮，尽显母性的慈爱与温柔。雄狮滚球逗弄幼狮，雌狮细心呵护幼狮，这般温馨的画面，为这对石雕又添了几分温情，更寓意着生命的繁衍与传承。

那么，这对造型精美却小巧的石雕狮子，究竟该摆放在何处？这就不得不提及明清时代在山西晋南地区和陕西关中地区流行的中堂狮。这两个地区得益于特有的山脉环境，拥有一种石质细腻坚硬的青石，为中小型石狮雕刻提供了原料。据之前采访的老艺人所言，山西晋南和陕西关中两个地区的中堂狮在造型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而言，中堂狮多有着宽阔敦实的身躯，方头方脑，昂首挺胸，尽显力量感；常配有底座，底座雕有彩带或竹节图案，寓意四季平安、节节高升。

与此同时，也衍生出了更为小巧的石狮子摆件——案头狮。案头狮常被摆放在书桌等地，方便主人家把玩，承载着人们对聪明好学、天资聪颖的期许，以及对世代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向往，是文人墨客案头寄托情思的装饰珍品。

这对石雕狮子的大小，便比较符合中堂狮或是案头狮。从此种渊源，我们能深切感受到河东地区文化传承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以及古代工匠在石雕工艺上的精湛绝伦与细腻入微。尽管岁月流转，这门技艺在运城依旧蓬勃兴盛，新绛石雕狮子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新绛石雕历史可追溯至秦汉，在唐宋逐渐兴盛，于明清达到鼎盛，自古享有“绛州美石雕”的美誉。新绛境内吕梁山脉南端的马首山盛产青石，为石雕技艺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质材料。千百年来，附近的村民们依山而居，世代以雕石为业。据传，早在隋开皇十六年建造“绛守居园池”时，便已使用马首山的青石制作石雕。当时的工匠们从山上开采石料，精心雕琢打磨，随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聚居地，最终发展成为村庄。历经数百年的薪火相传，新绛石雕工艺经久不衰。时至今日，走进新绛的西庄村，随处可见繁荣的石雕产业，甚至还建有一条颇具规模的石雕一条街。这里汇聚了50余个石雕大工厂和30余个作坊式工厂，其石雕产品不仅在山西本地广受欢迎，更是走出山西，风靡全国各地，远销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如今，新绛石雕狮子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的工艺，已然成为运城石雕文化的一张璀璨名片。

盐湖区博物馆内的这对石雕狮子，不只是具有实用价值的装饰摆件，更深深烙印着河东先民卓越的雕刻技艺与独特的审美意趣。每一道线条，细腻而流畅，勾勒出河东大地的深厚底蕴；每一处造型，精巧且别致，诉说着河东大地的悠长古韵。它们是时光的见证者，目睹了河东石雕技艺的代代传承。

## 石雕狮子：窥探传统技艺的古韵新声

## 海水云纹人物铜镜：方寸之间的浪漫想象



□记者 杨颖琦

镜子，是现代生活中常见的生活用品，也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工具。但是您知道最早的镜子长什么样吗？镜子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古代，铜镜作为古人日常照容的器具，不仅承载着实用功能，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今天，就让我们通过盐湖区博物馆馆藏的金代海水云纹人物铜镜，探访那方寸之间蕴含的万千气象。

从外形制来看，这面金代海水云纹人物铜镜呈圆形，这种传统的形制在铜镜发展历程中较为常见，象征着圆满、和谐，寄托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铜镜的边缘规整，厚度适中，给人一种敦实厚重之感，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豪放大气的审美风格；镜钮呈半球形，较大且突出，方便系绳悬挂，可谓实用性与装饰性兼具。

纹饰是这面铜镜最为精彩、最具魅力的部分。有神仙与凡人，也有瑞兽与景致，方寸之间包罗万象。镜背之上，海水样的纹饰汹涌澎湃，线条

流畅且富有动感，仿佛能让人听到海浪翻涌的声音；云纹穿插其间，或如袅袅炊烟，或似飘逸丝带，灵动而优美，与海水纹相互映衬。月光洒落，云气氤氲，这独特的景致展现出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静静凝视，仿佛能穿越时空，触摸到古人的浪漫与想象。

而人物图案则是金代铜镜的点睛之笔。从下往上看，镜面右侧是正在祈福的普通人，他们或焚香祷告，或敬献牺牲。镜面左侧的云端之上，则是远远望着他们的神仙人物，其中有手执拐杖的寿星，仙鹤正在其旁边飞舞；有气质端庄的女神仙，仙鹿为其开道，仙童手持仙桃站立在其身后。这些人物的服饰、发型等细节都刻画得极为细致，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服饰文化。人物周围还点缀着亭台楼阁、树木花卉及各种瑞兽，共同构成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与神话色彩的画面。这种将现实生活场景与神话元素相结合的纹饰设计，在金代铜镜中比较常见，体现了当时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古人照面理容的工具，铜镜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这面铜镜正反映了金代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金代是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权，据《金史》记载，女真人世居于“白山、黑水”间，在这里，“白山”指的是长白山，“黑水”指的是黑龙江。早期的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主，因此在他们的铜镜制作中，海水纹、鱼样纹饰出现的较

## 文物名片

**主角:**海水云纹人物铜镜  
**出生时间:**金代  
**尺寸:**直径27.4厘米  
**藏宝地:**盐湖区博物馆

为频繁。在其发展过程中，他们也不断吸收和融合了中原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从而形成独特的金代艺术风格。这面铜镜上的神话人物形象、亭台楼阁等元素明显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而海水、云纹及瑞兽等图案又带有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印记。这种文化的融合不仅体现在艺术创作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发展。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铜为镜，可宜文章；以铜为镜，可照其行……铜镜既是不可缺少的照面饰容的生活用具，也是精美的工艺品，因其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被学者们认为，“刻画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善备焉者莫镜若也”。

纵观铜镜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匠师给铜镜的纹饰和铭文以更深刻的含意，赋予其美好的寄托和希望，同时也凝聚了我国青铜工艺的深厚水平，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生活，探究其背后的历史渊源和人文故事打开了又一扇窗。

**主角:**石雕狮子  
**出生时间:**清代  
**尺寸:**通高24厘米  
**藏宝地:**盐湖区博物馆